

双筒猎枪

任大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双筒猎枪》共收入作者十一篇反映新旧社会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和童话。此次出版，作者对这些作品都作了文字修改。

封面、插图：韩 硕

双 筒 猎 枪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51,000 开本 787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7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769

定价 0.52 元

目 次

双筒猎枪.....	1
挨饿的日子.....	14
我的第一个先生.....	35
吕小钢和他的妹妹	51
陈朵云的照片.....	76
大姐姐周玲玲.....	86
耐心的中队委员	111
曾天纯的那朵云	164
某甲和某乙	184
大街上的龙	196
冠军的秘密	218
后 记	232

双筒猎枪

一

我十二岁那年，爸爸妈妈都被日本鬼子飞机丢炸弹炸死了。家里没有人了，我只得住到娘舅家里去。那是离开县城七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，因为村子四周全是山，地名就叫山岭圈。

我在那儿结识了好几个朋友，当中和我感情最好的，要算邻家阿仙婶婶的女儿月华。月华比我小一岁，个子很瘦小，但动作很灵活。她整天赤着脚，在泥地上跑来跑去，帮助妈妈搬柴草、打水、喂鸡鸭什么的，光脚板老是发出噼拍噼拍的声音。我和她一见面就成了朋友。我刚到娘舅家的那天晚上，就见她一再跑到我们屋子里来盯望我，后来索性抱着她的一个两岁多的小妹妹，坐在门槛上唱起山歌来了。舅妈给我介绍说：“她是阿仙婶婶的三女儿，叫月华。”

月华马上接下去说：“我是八月里出生的，妈妈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，叫月华。你是城里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那时怕羞不敢回答。因为我很少跟女孩子说过话，见了女孩子就会脸红。舅妈替我答道：

“他叫阿鑫，爸爸是个木匠。他爸妈新近被鬼子的炸弹炸死

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月华就邀我一起到山上去拾苦子和枯枝。苦子是从苦子树上落下来的果子，形状象栗子，但很小，只有蚕豆那么大；我们拾了两口袋，拿回家叫月华的妈妈炒了吃，味道有些苦，但很香。枯枝是各种树木上掉下来的，我们拾了两大捆，给家里烧饭起火用。以后月华还常常带我到田里去捡田螺，到溪里去摸小螃蟹，拿回家来当菜吃。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杭州，钱江南岸一带很吃紧，米价一天比一天贵，我们常常吃不饱饭。我虽然年纪很小，但很懂事，觉得住在娘舅家里吃白饭，心里很不安，因此很想象大人一样，为娘舅家里做些有收益的事情。现在月华教我拾苦子、拾枯枝、捡田螺、摸小鱼，可以贴补娘舅家，心里很感激她。

西北风一起，泥路上的小水塘刚结冰，月华就叫我一起去阱麻雀。她说她二哥去年收割晚稻的时候，曾经用米筛阱住三只麻雀，后来叫她妈妈退了毛，出了肚内，放上一些调料蒸了吃，滋味很鲜。月华吃了整整一只。她说：“可惜你那时不在我们这里，要不，我一定分半只给你吃。”

我问：“麻雀能卖钱吗？”

她说：“能！叫航船贵伯带到城里去，八只麻雀能换半斤盐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就阱麻雀去。”

我们在沈家山下的竹林里装了三个瓦片阱，一个麻线活结阱。天天去探望，天天去放砵糠。可是麻雀很乖刁，它们老是在阱的周围用爪子扒砵糠，拣谷子吃，就是不肯上阱。有时我和月

华就躲在草丛背后苦等，一直等到天黑。那时冷风从山坳里吹来，吹得我们身子索索发抖，脚尖发痛。月华的那件小棉袄是她姐姐小时候穿过的，又薄又硬，袖口很小。她的两只手背冻得象红鸡蛋似的，没处藏暖，就伸到我的袖筒里来。这样，我们四只手臂好象连起来一样，觉得很好玩。

我们费了很大的劲，始终捉不到一只麻雀。

一天中午，我和月华探望过雀阱回家，在山下的晒谷场上，看见一个穿棉袍的老头子举着一枝猎枪在打麻雀。晒谷场上麻雀很多，他放了一枪，立即打死了六、七只。

我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就问月华：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雨田叔公。”月华说，“我二哥就在他们家里做短工。这几天在帮他们舂米，天天舂到深更半夜。去，我们去向他讨一只麻雀吧。前几天，我二哥给他小儿子小宝掏麻雀窝，一下子掏了十几只小麻雀，他说好了要给我一只小麻雀，还没给呢！今天就去向他要一只死麻雀！”

月华马上跳过去替雨田叔公拾麻雀。她把五只死麻雀塞进雨田叔公的布口袋，把最后一只死麻雀戴在自己身背后，说：

“这一只给我，抵你那天欠我的一只小麻雀！”

雨田叔公是个五十多岁的有钱人，脸孔很黄，不蓄胡须，光光的脖子发着难看的青灰色；两只眼睛下面，有两块浮肿的肉，象两个胡桃；下巴上有一颗老大老大的黑痣，痣上留着几根长长的黑毛。他笑着拨拨月华的脖子说：

“你答应给我做小媳妇，我就把这只麻雀给你。”

“不，”月华扭扭身子说，“我要一只麻雀！我要一只麻雀！”

“你倒活象你二哥，专会向我逼工钱！”雨田叔公说着，便把那只死麻雀抢过去塞进布袋，不再理睬我们，动手在旱烟管嘴上装旱烟。然后，他一边吸烟，一边在猎枪上装火药和弹子。我趁机打量了一下他手中的猎枪，原来这猎枪有两枝铁筒，一枪能放出很多子弹呢！

回家途中，月华说：

“雨田叔公老是说长得漂亮，要我给小宝做媳妇。”

我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“我不愿意，”月华说，“因为妈妈不让我做童养媳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能有一枝猎枪就好了，有这样一枝猎枪，保险一天能打几十只麻雀！”

月华说：“我们没有田，很少的一点山地也是佃来的，哪有钱买猎枪。”

第二年夏天，月华趁着给她二哥送替换衣衫的机会，有时偶尔带我到雨田叔公家里去玩。雨田叔公家房子很大，人很多。雨田叔公说，他家里的人，加上两只守门狗，再加上鸡鸭牲畜，连同一只八哥和水缸夹缝中的老乌龟，一共有八十四张嘴吃饭。幸而老天照应，祖上留下这么些田地和山地，还开销得过去。

雨田叔公家的屋后，有两亩田大的一个园子。园子周围筑着整齐高大的竹篱，园里种着瓜果和糯稻，还有一个养满鲫鱼和鳊鱼的水塘。这园里的出产，全都是作为过年过节做糕饼和零食用的。他家真正的田产，全在村外，年年夏、秋收获季节，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稻米等租粮。

月华的二哥常常在雨田叔公家的园子里做活：编竹篱啦、种蔬菜啦、收割糯稻啦、养鸡鸭啦，什么都做。夏天的黄昏，人们在他家广阔的院子里乘风凉，孩子们就在园子里玩。我跟了月华去，也跟雨田叔公的小儿子、大孙女儿认识了。

一天傍晚，雨田叔公喝过酒，兴趣很好，在园子里教儿子、孙女儿们打猎枪，把高粱棒子当枪靶，大家轮着放。枪筒里不光装铁砂，铁砂当中还掺杂着糯米。雨田叔公说，这种子弹是打贼用的，打在人的皮肉里，不会死，但等糯米发涨了，痛得要命，而且还会溃烂一年半载。小宝要他爸爸让月华也放一枪，月华不愿放。她说：

“我反正不会拿糯米去打人。”

这年夏天，天好久不下雨。月华的二哥整天替雨田叔公家辟水；后来溪水干了，又替他家在园里挖井，人弄得筋疲力尽。最后，园里的糯稻、蔬菜和养的鱼都救活了，他自己却得了重病。夏天还没有过去，他就躺在家里，不能做活了。

二

二哥生病以后，月华没兴趣再找我去摸鱼、阱麻雀了。她每天一清早跟妈妈一起带着勾刀上山去割草，天黑了才回家，隔几天就跟邻家嫂子挑了柴草到镇上去卖。她告诉我说：

“现在我家里没什么吃的。我们卖了柴草，才能买半升米、几升米糠和豆腐渣，用米煮粥给二哥吃，我和妈妈吃米糠和豆腐渣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！明天我帮你们割草去！”我又说：“我舅妈床底下还有半袋蚕豆，我去对舅妈说，给你们一些好不好？”

月华不作声，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，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晚上，舅妈答应了我的请求，盛了一大碗蚕豆，叫我拿到月华家去。

第二天，我向舅妈要了勾刀，一早就到月华家去。可是月华的妈妈一定不答应我去割草，说我是城里长大的，经不得日晒雨淋，月华也帮着她妈妈在一边劝我。我不依，月华她妈妈说：

“不听我的话，我以后不喜欢你了，把你弄出病来，我对得起你舅妈吗？”

生病的二哥也拉住不放我走，我只得留下。可是等月华她们上山以后，我还是在山脚边割了一捆茅草，偷偷地放在她家的屋门口。

晚上，月华到我家来了。她不提起屋门口那捆茅草的事，只是在暗中生气地用眼瞪我。舅妈问：

“月华，你二哥今天怎么样？——今天我上镇卖鸡去，没工夫看望他。”

“今天他能起床走走了。”月华答道，“他想吃饭。不知怎么的，他还说很想吃鱼汤。”

舅妈说：“大病刚好的人，是这样东想西想的。雨田叔园子里不是养了一池塘鲫鱼吗，都是你二哥救活的！去捉一条来放汤吧！”

月华说：“是嘛，说起来可气人呢！我二哥没生病的时候，在

河里摸到了几只河蚌，舍不得吃，也养在雨田叔公家池塘里。蚌肉放碗汤，也能给二哥补补身子。妈妈几次去向他家要，雨田叔公也不肯给呢！”

我觉得这几天来，月华好象一下子变大了几岁，说起话来也象大人似的。她整天忙忙碌碌，别说玩，就是跟我谈天的时间也很少。但从这次谈话以后，我们却有了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到处去捉鱼，整整捉了三天，可是一条也没捉到；甚至想摸几只河蚌也没有摸到。

这几天月华二哥的脾气很大，时常在屋子里骂人。一天晚上，月华只穿短裤和背心，哭着跑到我家来，拉了我舅妈就走。我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了，跟着舅妈跑过去。原来又是他二哥在发脾气，这天月华她妈又到雨田叔公家去要那几只河蚌，雨田叔公仍不答应，还把月华她妈骂了一顿，这使二哥气极了。他发誓要到雨田叔公家去讲理，月华妈拉不住他，才赶来叫我舅妈去劝他。

二哥的脾气总算平息了。月华却不回屋子里去，一个人坐在门口想心事。我默默地坐在她身边，一起发闷。

天象要下雨似的，山风吼叫着，屋外非常黑暗。月华知道我坐在她身边，也不跟我说话。等到我舅妈正和月华妈道别时，她忽然拉拉我的手，往院子外面跑去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但仍然还是跟着她跑。

我们跑到了雨田叔公家的园篱门外。她把手搭在我的肩头，嘴凑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你蹲下来。”

我糊里糊涂地蹲下了身子，她立即两脚踏上我的肩头，又叫

我站起来。我刚刚站直身子，她已经两手扳住篱门，滚了进去。竹篱发出格格一声，马上又沉寂了。

我一个人留在竹篱外，心里很发愁。我想起了雨田叔公家里那两只高大的守门狗。我把眼睛凑在篱缝里张望，园里只是黑呼呼的一片，看不见月华在哪儿。一会儿，园子深处隐隐传来拨水声。雨田叔公家靠近园门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，接着灯光又熄灭了。

突然，一样硬硬的东西从我头顶上落下，在我面颊上擦过，落在脚边。

“河蚌！”我失声喊道。

从里面接连丢出了三只大河蚌，接着，竹篱又发出了格格的声响。一会儿，我看见竹篱上面，深蓝色的夜空中，出现了月华的垂着双股小辫的影子。我向她伸出两手，想抱住她，可是够不着。就在这危急的一刹那，我听见园里很近的地方响起了一声枪声，月华一个筋斗滚了下来，扑在我的肩头上。

“被打着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她用手背在大腿上擦了一下，象擦污泥似的，闭着嘴不出声。接着她就蹲下身子去摸河蚌，摸到了河蚌后，马上往家里飞跑。

夜里，我躺在床上有些担忧。因为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发觉月华的腿有点儿拐。我害怕她被雨田叔公的双筒猎枪打伤了。

天刚微亮我就跑到月华家里去。还没跨进门槛，我的心就紧缩了：我听见二哥的咒骂声和月华妈的叹息声。我往门内一探，看见一盏昏暗的柏油灯搁在桌子上，摇曳的灯光照着床上俯



卧着的月华。月华的大腿裸露着，她妈妈和二哥凑在一起，拿着一只细脚钳子在她的大腿上钳取什么东西。

“阿仙婶婶！”我低声喊。

“阿鑫，进来。”阿仙婶婶头也没回地招呼我。

“月华怎么啦？”我颤声问。

阿仙婶婶嘶嘶地说：“被双筒猎枪打伤了！”

我看见月华的大腿成了血糊糊的一片，桌角上，放着一小撮被血染红的糯米，还有几粒铁砂——这是整整一夜间钳出来的。

从此，月华永远躺在木板床上。几天以后，她的大腿溃烂了，不能再跟着妈妈上山去割柴草了。

九月初，我离开了这个小山村，回到城里去当学徒。当我跑去跟月华告别时，她躺在床上，默默地拉住我的手许久不放，不哭也不说话。

三

我离开月华到现在已经十七年。我的生活变动很大，现在已经是一个革命干部。今年冬天，我到山岭圈附近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做调查工作，想起了我童年时候的朋友月华。一天，我抽空步行到山岭圈，想去找找月华，同时探望我久未通信的舅妈。可是这地方的旧房子全不见了，另外盖起了许多新的平屋。过去月华时常赤着脚跑来跑去的烂泥地上，铺上了一层细黄沙。在阳光满地的细沙院子里，有两个姑娘带着二十来个

小孩子在玩耍。人们告诉我说，这里的老房子在日本鬼子来“扫荡”的前一年，就给国民党匪军拆掉打火堆了。新房子是解放后盖的。去年冬天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就在这儿办起了托儿所。

我向托儿所的一个姑娘打听月华的下落。她摇摇头说不知道村里有这个人。我说：

“月华是个女孩子，她的妈妈人家叫她阿仙婶婶。过去阿仙婶婶家就住在这儿。”

这姑娘一听说阿仙婶婶，立即说：“阿仙婶婶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！她是我们的社务委员。你瞧，”她指指河对岸的几间白墙头房子，“阿仙婶婶家就住在那边。她的儿子是生产队长，可是她的女儿不叫什么月华，叫小满。小满跟我是一个团小组的！”

我急忙告辞了她，绕道往河对岸走去，经过那个用猎枪打伤月华的恶老头子的房子时，我看见那座青灰色的高楼房还耸立在那儿，不过门口已经挂上了“山岭圈小学”和“农业技术训练班”的牌子。逢巧从里面出来好几个男女青年，笑嚷着往旁边一个晒谷场走去，那边响着什么机器的马达声。当中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，衣袋边缀着一张布质的学员证，样子长得很俊，和我记忆中的月华十分相象。

我怔了一下，因为急急想知道月华的消息，顾不上礼貌就跑过去叫住了她，问她的姓名。

女孩子露出惊奇的神气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道了歉，然后说，“我找一个人，她的面貌跟你

相象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孩子好奇地问。

“叫月华。”我说。“姓什么我忘了。她的妈妈人家都叫她阿仙婷婷。”

“月华是我的姐姐！”农业技术训练班的女学员突然紧张起来了。“你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阿鑫。我很想知道月华的情况。”

“她很早就死了。解放前，她被地主用双筒猎枪打伤了大腿，没钱医治，后来变成了疮，烂了几个月，发热病死的。”她不怕陌生地捉住了我的手臂，高声说：“你就是阿鑫！我妈妈一直提起你呢！每逢桃树抽芽，妈妈总要想起姐姐，她就会提起你。妈妈说你和月华很要好。你快到我家去，妈妈见了你，一定会很高兴的！”

“你姐姐是春天死的吗？”我戚然地问。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姐姐是立春前几天死的。”

（一九五六年写）

挨饿的日子

我的爸爸最怕挨饿。爸爸是个木匠，他只要三、四天没有生活做，就整天坐在屋门口的小矮凳上低头想心事，叹气，不停地自言自语：

“要挨饿了！要挨饿了！可怕啊！”

妈妈总是笑着反对爸爸：

“不怕不怕，生得人头吃人饭，一张嘴巴一口饭，老天爷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。别烦啦，孩子们被你吓得昏头昏脑的啦。命里注定做饿鬼，吵吵也白搭。你没事，再给我刨块搓衣板，削根捶衣棒吧！”

我妈妈常常替镇上的人家洗衣裳，她有不少洗衣板和捶衣棒，但邻人们时常跑来借用；借光了，还有人跑来借。妈妈不借给他们，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她老是叫爸爸替她做洗衣板和捶衣棒，准备着让人家来借用。

我和弟弟、妹妹围在妈妈身边，看她拿皂荚泡衣裳，泡得满木盆全是泡沫，很好玩。我讨好地插嘴说：

“妈妈，我不怕挨饿！”